

青春无悔绿斗士

记湖北省环保政府奖获得者余东岳

◆本报记者余桃晶 通讯员余圣能

他,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普通农民,没受过高等教育,朴实木讷,但谈起环保却滔滔不绝。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觉得,他虽然平实,却并不平凡。

作为2015年湖北省第三届环境保护政府奖的获得者,环保青年余东岳这个名字开始为更多人熟知,从独自一人骑行万里宣传环保到组织成立环保志愿者协会,近11年来,余东岳在环保的道路上从未止步,不断向前,一路播撒绿色希望。

5年骑行16个省份宣传环保,希望更多人关注和保护环境

年轻时候,余东岳和同龄人一样,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。然而,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改变了他的人生坐标。

1997年,18岁的余东岳只身离开家乡到广东省中山市学习花卉栽培和养鱼技术。2002年,不甘心一辈子打工的余东岳,拿出多年积蓄在中山市郊区的一条河边承包了几亩花圃和鱼塘,准备大干一场。

这一年的5月,花圃生机勃勃,鱼儿长得肥美,处处昭示着丰收。不料,一天早上,余东岳来到鱼塘边,原本含苞待放的花朵全部枯萎,鱼塘里的鱼全部翻白死亡……这一切对白手起家的余东岳来说,无疑是一场灾难。损失好几十万元不说,自己几年的心血也全部白费了。

余东岳认为花和鱼死亡的原因是附近工厂偷排工业废水造成的。他多次找工厂和环保等有关部门要说法,但是因为不懂环保知识和法律,无法取证举证,最终事情不了了之。

事业遭到重创的余东岳悲愤难耐。“夜里,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。”挫折中,余东岳暗暗对自己说,“我是一个环境污染的受害者,我不希望这样的事再发生在其他人

身上。”

他萌生了行走祖国大江南北,呼吁公民关注环保、爱护环境的念头。

2004年7月21日,余东岳25岁生日那一天,为了自己心中的环保念头,余东岳骑着自行车开始了环保宣传万里行的旅程。

这一骑,就是5年。5年来,余东岳骑行1.4万多公里,途经江苏、福建、浙江、湖南等16个省份、100多个城市,骑坏了5辆自行车。

无论多小的力量,凝聚起来,就是一股环保的洪流

起初,每骑行到一个城市,余东岳只是在这个城市的车站、公园、广场等人流集中的地方发放自己写的环保倡议书。但后来他发现这种做法力量太小,并不可取。

于是他改变策略,每到一地先找当地环保局、宣传部等单位寻求支持,表达自己想为学校、社区义务演讲和宣传环保的愿望,这一举动得到了很多部门的大力支持。他先后走进80多所中小学校进行演讲,呼吁学生保护环境、珍惜资源。

在这个过程中,余东岳总是积极参与环保活动,并尽自己所能为一些人提供帮助。

在浙江金华,他参加了婺江水葫芦打捞;在湖南娄底,他动员当地餐饮业拒绝购买野生动物……

在安徽芜湖,一个养殖户因为上游化工厂排污,养殖的鹅全部死掉。余东岳在为养殖户介绍环保法规政策的同时,也为养殖户支招,通过投诉等方式进行理赔,最后为养殖户争取到赔偿费用两万多元。

他随身携带的十米横幅上,签着上千位志愿者的名字;黑色日记本里,也盖着环保部门、报社、学校等单位的印章。每个印章、每个签名都见证着余东岳宣传环保这个神圣使命所迈出的坚实足印。



余东岳为茗山希望小学讲授生命之水环保课。

余东岳说,无论再小的力量,凝聚起来,就是一股环保的洪流。一个人影响十个人,十个人影响一百个人,如此推广开去会影响千千万万的人。“我只不过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,做一点自己认为值得和有益的事,仅此而已。”

下一步,余东岳将扩大环保协会,争取更多民众支持

数次身陷险境的经历,让余东岳记忆犹新。

2006年7月,余东岳骑车前往湖南溆浦县城时,半路偶遇山洪暴发,一股山洪直冲下来,将他连人带车冲到山沟。车头撞到了他的右胸,右脚也受伤了,一身泥浆的他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,幸亏一位看山老农救了他。

2007年,余东岳在从南京骑车到马鞍山的途中,突然遭遇两辆卡车错车,危机之中,余东岳急忙跳车避险,结果这一跳使他严重摔伤,右腿膝盖破缝了9针,至今还留有一条醒目的伤疤。

每每身处险境,伤痛、孤独、无助就袭上余东岳的心头,让他心灰意冷。再加上,几年来他一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。原有的1万多元积蓄花光了,为了筹措路费,他曾在建筑工地提过灰桶,在码头、车站打过小工。为了节省开支,他住过小学的教室,歇过山间的破庙,睡过隐蔽的山洞,还躺过林间的大树。饿了,干馒头也能充饥;渴了,一捧山泉水也能解渴。

“我动摇过,也想过放弃。”余东岳坦诚地说,“后来转念一想,人怎么活都是一辈子,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,做自己认为值得和有益的事,我不后悔。”

2008年,余东岳回到家乡大冶,结束了孤军奋战的日子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冶人,大冶这些年的环境恶化让他牵肠挂肚。2009年,余东岳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,成立了鄂东首家民间环保志愿者协会——大冶铜草花环保志愿者协会。

协会创办后,志愿者们深入大冶对10余万师生宣传环保,先后邀请徐大勇、柯志强、范春歌等国内著名环保专家、老师来大冶讲课,为推动大冶生态文明建设尽绵薄之力。

协会还组织开展了“大冶湖溯源”等活动,余东岳与会员们徒步考察了大冶的山山水水。他希望用自己的实践发现更多环境问题,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。

余东岳说:“施善的举动没有大小之分,很多小事积在一起,就成了了不起的大事。”

2010年,大冶市陈贵镇一家未挂牌的黑化工厂,利用夜晚偷偷生产,私设暗管排污,环保部门多次查探未果。这家化工厂擅自生产排污,造成周边水田枯萎荒芜,臭气熏天。当地老百姓找到余东岳请他帮忙解决。

为了调查取证,他连续7个晚上来到这家工厂围墙外,十几次取证,终于找到排污口用矿泉水瓶成功取样。次日下午,他和志愿者带着证据前往黄石市环保局。省、市环保部门当即进行彻查,督促这个厂整改。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环境知识,余东岳积累了6年的素材,准备编写环境保护知识600问,以深入浅出的问答形式介绍环境保护、生态、信息公开与公益诉讼、绿色消费等6方面的知识,目前这本书正在编校阶段。

由于家里长期以来连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余东岳的父母及朋友对他很不理解。随着时间的变迁,在余东岳的影响下,他们渐渐理解并认可他的行为,这让余东岳很欣慰。

他鼓励父亲在家乡办起了生态农场,租赁200多亩土地种植水果、蔬菜,试水生态农业。生态农场里一律使用有机肥,提高土地利用效率,生产绿色天然食品。

余东岳还说服自己开养鸡场的岳父放弃污染严重的传统养殖业,投资有机肥公司,通过回收养殖粪便和秸秆等制成有机肥。

“环保这条路,我会坚持一辈子。”余东岳说,他希望进一步扩大环保协会,获取更多民众支持,吸引更多参与环保实践。

环保之路还很长,36岁的余东岳正在路上。

站立云端的家园守望者

◆特约撰稿米若菡

初见齐柏林导演,和传说中一样是位“高人”。1米85的身高、健硕的体型,看上去孔武有力,只是一副眼镜架在五官柔和的脸上,使整个人的线条和气场也跟着柔和了起来。

这次来北京,齐柏林参加了一个环保主题活动,他很兴奋地聊起和大陆同行的交流,“原本以为自己很孤独,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在这个领域一起努力。”

他的眼睛放着光,像是一个正在创业激情中的年轻人。正是这种激情,促使他站立云端,守望家园,以镜头呈现常人难得一见的自然之美之殇。

缘起:从看见美丽到发现伤痕

1964年,齐柏林出生在台北一个普通家庭。来自河南的父亲为他取名齐柏林,碰巧的是这和半个世纪前德国一位著名飞机设计师的名字一模一样。也许,这暗示了齐柏林与飞行的缘分早有注定,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台湾很少有人涉及的高空摄影。

因为工作的需要,齐柏林主要拍摄各种工程、建筑的高大伟岸。起初,他对每一次从空中俯瞰大地都充满了惊喜,荡胸生层云、万物皆脚下的满足感让他激动。可是慢慢地,他发现自己对人类工程伟力的新鲜感渐渐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对之前从未见过的自然环境之殇的忧虑。

“我的本职是将最美的东西呈现给世界,但寻找美越来越困难。”齐柏林尤其记得1999年台湾发生“9·21”大地震后,他第一次看到山川破碎而带来的心灵震动。

他的观点发生了180度翻转。以前看到的是人的伟力,可地震让他开始恐惧自然的反扑。

“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‘人定胜天’、‘与天争地’,所以开垦高山、开发海洋、截断河流这些事都被认为值得嘉许。但是有一天突然发现,高山滑坡、海洋被过度利用、河流被污染,都是我们自己种下的果。”

他决心,要让人们不光看到美丽,更看到伤痕。从那时起,齐柏林的镜头下不只有美景,还有天灾及人祸。他开始写书,用文字让大家看见;开始办展览,用图片让大家看

见;开始做演讲,用自己的故事让大家看见。

可是,这些行为对公众的影响还是太小太小。齐柏林尴尬地笑称,他曾在千人报告厅里做环保演讲,结果七八成的人都在睡觉。

他不得不思考:为什么这么触目惊心的问题却提不起大家的兴趣?

决定:要做导演的“堂吉珂德”

2008年,齐柏林开始尝试换大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揭示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。

因为曾经给一些影片做过飞行顾问,齐柏林想“触电”当导演。然而,当齐柏林写信到美国询问航拍设备的价格,回信中70万美元的报价却让他不寒而栗。70万美元,折合3000万新台币,而当时齐柏林的月薪是5万新台币。这还仅仅是拍摄设备,不包含直升机一小时十几万新台币的花费。

理想与现实,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。找钱,成了摆在齐柏林面前的第一要务。然而,囿于工作的身份限制,他找资金捐助有种种不便,除非辞职。2008年至2009年,是齐柏林最为“纠结”的一年,一方面是理想的催促,一方面是现实的藩篱;全家老小都靠他一人的薪水过活,纵使拍了电影,成功的机会也很渺茫,值得吗?

那个时候,离他50岁退休还有不到4年,到那时他就能获得一笔不错的退休金和晚年衣食无忧的保障。齐柏林说,每天临睡前他都做好了递交辞呈的准备,可第二天一早又打消念头去上班。

都说“五十知天命”,是顺应自己的内心去“折腾”,还是遵从生活的安排按部就班?

一场毁灭天地的灾难帮助他做了最后决定。2009年,“莫拉克风灾”突袭台湾。齐柏林第一时间乘着飞机去到现场。以往从飞机上看,再大的山体伤痕都只是一条一条,而这次,大片大片的土石流滑坡,掩埋了整个村庄,数百条生命。

自然的桀骜、灾难的无常、环境的警示、人类的渺小,齐柏林不愿意再等了,一场灾难让他终于重拾自己的使命:他要把看见的告诉更多的人。

辞职,抵押房子,把自己逼到绝境。拿着贷来的700万新台币,齐柏林租了设备和飞机,他已等不及要起飞升空。

力挺:助影片冲上云霄

高空摄影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为了有更好的角度,齐柏林常常是一根安全带系在腰间,半个身子探出机舱外,90公斤的身躯就维系在一根安全带上。

至于空拍的危险,齐柏林说最怕的是遇上乱流和突发的极端天气,所以3年里,齐柏林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“等”——等合适起飞的天气。

然而,时间就是金钱,空拍每分钟就要花2500块新台币,坏天气时,飞机和设备的租金照付。原本,齐柏林打算拍几小时素材剪成90分钟影片,可后来发现这简直是无底洞。抵押房子的钱很快用完,齐柏林再次面临为“钱”打算的窘境。

跟企业找“赞助”,齐柏林把大企业基金会的电话打了个遍。可寄过去的材料不是石沉大海,就是被对方礼貌回绝,更有甚者质问他,你的商业模式是什么?为什么要拿我辛苦挣来的钱去成就你的梦想?闭门羹吃多了,嘲笑听多了,齐柏林开始反思,光靠自己别人很难相信,他必须找到“靠山”。

齐柏林想到了侯孝贤导演,“看过侯导电影的人都知道,他对土地、环境、弱势群体都有关注,可那会儿我觉得他高高在上,像神一样的存在,怎么可能给我们做监制?”齐柏林心里暗暗揣度。

没想到,侯孝贤看了几分钟片段后,爽快说道,“我的名字你随便用”。有了侯孝贤侠义般仗义支持,后续资金的筹集似乎也顺利了很多。

最终,影片总投入9000万新台币,其中5000万来自企业的捐助。

2013年,片子粗剪完成。齐柏林又想找“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”吴念真做配音。看完粗剪,吴念真说,“你找我配音就对了。我配音有两种价钱,一种很贵,一种不要钱。”

他免费为齐柏林做了这次配音。完成的电影里,略带口音的吴氏旁白,仿佛夹杂着台湾泥土和潮湿空气的声音语调,瞬间就把观众从云端拉到了土地,就像老家的乡亲、隔壁的大伯在做着诚恳又委婉的告诫。

就这样,历时5年打磨的影片《看见台湾》终于完成。此时,影片投入已高达9000万新台币,齐柏林和团队已经负债累累,没有钱做任何宣传,连首映都做不了。

庆幸的是高雄市政府伸出援手,可以使用不付租金的公益时段在万人体育馆首映。但是,留给影片宣传及卖票的时间只有不到

10天。会有人买票吗?齐柏林心里直打鼓。谁也没想到,票不仅卖了,而且全部售罄。首映当天,齐柏林陪着吴念真坐直升飞机空降现场,踏上有生以来第一次红毯,目睹了万人观影的盛况。“太不真实了!”回忆当时的情景,齐柏林仍然觉得像是一场梦。

后来,《看见台湾》院线票房一路飘红,以2.1亿新台币成为台湾电影史票房最高的纪录片,更斩获台湾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。

票房与奖杯只是表象,背后是被引爆的关于环境的大讨论。

从来没有人以空中的视角看台湾的创伤,并将这些伤疤赤裸裸示人。以前大部分人没看见,少部分人装作看不见,而现在他们都看见了。

上至政界人士,中到行业精英,下至耄耋老人,遍及网络、社区、媒体,都在讨论这样一部从视角到内容都非同寻常的影片。

收获:来自民众的改变

影片放映后,台湾相关部门成立了土地保育小组,处罚了相关的违规企业。但作为一部环保题材的纪录电影而言,能达到的最好的“改变”是什么?齐柏林说,真正的改变应该来自每一个人。

电影上映到第3个月时,齐柏林主动央求影院下片,因为他要把《看见台湾》带到更偏远的没有影院的地方放映,让生活在土地最普通的人看见这部电影。因为他相信,很多人看了影片后会反思,它能让人产生强大的内化效应。

他曾在影院碰到过一群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,上前表示感谢时才知他们是专程从美国赶回来观看的。连他去停车场,看车的大伯都因看过影片而向他致谢。在一些学校,《看见台湾》也已经成为了小学生环境教育的教科书。

这样的回馈太多了。但齐柏林说,《看见台湾》有今天的成绩决不是他一个人的。

“每一个为影片捐助的人,每一个愿意买票走进影院的人……是他们成就了《看见台湾》。”齐柏林说。

影片结尾处,齐柏林拍下了台湾之巅的玉山山顶,布农族原住民儿童用天籁呼唤对自然本真的画面。打动才会疼惜,他要传递的不是绝望,而是有“温度”的希望。

“如果你没看过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。”齐柏林说,未来,他将把镜头对准更大的天地,以一片云的高度,以赤子心的温度,守望地球这块沃土家园。



人物简介

齐柏林,1964年生于台北。1989年开始从事空中摄影工作,二十余年间,既看见常人未见之自然美好,更看见常人未见之环境伤痛,他出过书,办过展,全力呼吁保护环境。2013年,年届50的齐柏林完成导演处女作《看见台湾》,是台湾影史上投资最大的纪录片,不仅斩获第50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,更成为台湾纪录片有史以来票房之最。

